

专家视点

重构传统生存空间 恢复都市文化记忆

高小康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地方政府在社会发展规划中也越来越突出了生态文明的观念。如果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眼光始终局限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而不去关心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建设,可能就会满足于营造绿色景观而忽略了生态平衡的深层机制。

借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回到大地,回到乡土是生态文明的人文涵义。都市文明需要一种回归,而这种回归是把当代文明、当代生活方式和当代想象与乡土、传统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这种联系的重构需要建立在对乡土和传统文化的记忆、认同的基础上。

非遗保护虽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活态传承的理念,但一些人认为,传统文化的活态保护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幻想。活态保护的结果无非是要么变成假古董、伪民俗泛滥,要么就是对那些残存的乡土文化遗留做一些临终关怀式的保护。然而在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今天,乡土传统有了新的

意义。我们要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就必须找到人与大地联系的传统纽带。乡土文化的传承其实不是简单地保护文化遗存,而是为这些遗存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建设新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在大都市空间中重构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

这些年来中国越来越现代化、时尚化的都市变成了失去记忆的城市。在都市文化建设中突出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和振兴,就是想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意识到、体验到城市空间的多重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使城市恢复感情、历史和记忆,这才是生态文明。

乡土民俗如何嵌入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活空间?古老的文化生活如何与当代时尚竞争?这些从非遗保护一开始就发生的质疑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背景下有了新的解释。这几年,我们在研究都市文化生态多样性时,注意到在混杂空间中文化生态壁垒的存在:一些看起来因为脱离时代文化背景而应当消失的文化形态却仍然存活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这好像是个违反历史逻辑的悖论。

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就在于空间的多样性混杂并置而形成了不同的局部文化生态环境,即文化生态壁垒。城中村、旧街区、老茶楼、大排档,都是这类空间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符号;戏曲杂艺表演、手工艺品制售、节日庙会活动乃至茶室品茗、街头弈棋,都是与现代都市的时尚生活形成对照的具有另类空间性质的传统生活活动。

近年来都市不断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和重建,使得这些空间一再被挤压,但这种空间所容纳的社会群落、生活态度和集体记忆并没有消失。当现代化都市建设出现的危机越来越突出严重的时候,这些曾被忽视的乡土传统文化又重新受到关注。自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社会公众对非遗保护的认知和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从一个侧面表明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并不能取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需要。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当乡土文化成为非遗保护的對象时,可能产生被“遗产化”或“资本化”的情况。伴随非遗保护而兴盛起来的伪民俗表演、

假古董销售等,使得传统文化从传统的生态环境中剥离出来,蜕变为失去生态内涵的物化“遗产”。

非遗要对都市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作用,就不能消极地“转型”成为时尚消费品,而需要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反生态发展趋势逆行或疏离。以传统手工艺保护为例,手工艺制品传统上主要以商品形态生产和流通,所以对这类项目的保护也应当涉及其商品属性和价值。但为避免商业主导倾向,将这种保护方式称为“生产性保护”,其重点在于培育传统工艺品的消费市场,因此,这里所说的“生产性保护”其实可以说是市场化保护或营销性保护。营销性保护是使传统手工艺具有生存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但其真正的文化内涵不是“营销”而是“生产”,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生产——手工劳作的成就感。手工艺保护的成功不能单纯根据市场营销情况评价。在国内许多旅游景区点充斥着规模化复制生产出来的粗制滥造的所谓旅游工艺品,这些工艺品虽然可能有市场,但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

多少直接价值。传统手工艺的市场价值应该体现文化内涵:通过手工劳作创造出的效用和技艺、美感的成就。

在许多国家的奢侈品专卖店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专门派技师在现场进行手工制作演示,向顾客表明奢侈品牌的价值就在于手工劳作的传统、工艺水平和美感。国内也有不少文化旅游景点有了类似的手工艺表演,还有一些供人们参与学习手工技能的场所,如陶瓷馆之类。当然,与欧洲的奢侈品文化观念比较,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还大半停留在财富身份炫耀的层次,对传统文化特别是手工艺价值的重视远远不足。无论如何,这些真正具有传统意味的“生产”活动的传承保护,是沟通当代人与传统文化生态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传承、教育和传播,有助于使当代人转向对自然的真实体验和对手工劳作的尊崇。从这个意义上讲,都市文化建设中的非遗保护,是在引导城市恢复文化记忆,恢复都市人与历史、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印象



芦山花灯表演

芦山花灯是四川的地方灯戏,兴起于汉,盛行于宋,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俗称“跼花灯”。主要角色有两人,一是丑角(俗称“花鼻子”或“三花脸”),一是旦角(俗称“么妹子”),在表演中,其眉眼、身段、步法、念白、唱腔等仍具有祭祀、驱邪的影子。所以,芦山花灯是“傩中有灯,灯中有傩”,是研究傩戏的活化石。2006年,芦山花灯入选四川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演员“跼”花灯常常用到芦山的方言土语、歇后语,诙谐幽默、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花灯表演不择场地,村前广场、田间地头,随处都可表演。伴唱的乐器也多少不拘,唯独二胡必不可少。芦山花灯表演中,“花鼻子”常常反穿皮袄,斜挎半边膀子,奇特的扮相常令外地观众感到吃惊。反穿皮袄是羌族人的习俗,斜挎半边膀子是藏族同胞的穿着,而表演者的唱词和念白又是地道的汉语,一个地方戏曲有多种民族风情,可见芦山花灯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有人认为,在2000多年前,芦山是古青衣羌国的治所,后来秦灭巴蜀,汉人与少数民族在这块不大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芦山成了“民族走廊”,也许在民族融合交往的过程中,芦山花灯就诞生了。也有人说,芦山花灯与巫术有关,是一种庆坛法事与演剧艺术相结合的傩戏剧种。芦山庆坛在古代十分盛行,家中需要祈福祝愿时常花钱请傩戏班子设坛做法事,单调乏味的法事旷日持久,很难吸引人们的兴趣,于是庆坛中加上灯戏活动,达到娱人又娱神的目的。久而久之,“灯坛两开”,芦山花灯就从芦山庆坛中独立出来了。据说,以前芦山花灯表演者无论丑、旦均为男性。有专家考证,旦角反串说明花灯跟庆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做法事

的都是男性。

芦山人说看花灯表演就是去看“跼花灯”,似乎离开了“跼”,就不是花灯似的。其实,一个“跼”字,道出了芦山花灯的绝活,那就是除了学、说、逗、唱外,还有“跼”。丑、旦闻乐起舞,扭“鸭子步”,唱花灯调。芦山花灯,一“跼”就是2000年,“跼”过了风雨千年、人间百态。近年来,芦山花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有关专家的帮助下,从芦山花灯的基本舞步中提炼出了“集体跼花灯”表演,把古老的艺术变成了群体表演艺术。“集体跼花灯”看上去步履轻盈、姿态优美,配上极具地方特色的花灯曲调,群众的参与性相当强。

各地

浙江出台非遗工作推进年实施方案

本报讯 (驻浙江记者苏唯谦 通讯员祝汉明)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浙江省文化厅日前印发了《浙江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非遗工作推进年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了2013年度“八个全覆盖”的主要工作目标、“八个强化”的基本思路、重点实施的“八大项目”以及分月推进的计划。

“八个全覆盖”的工作目标主要包括,省级以上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带徒传艺基本全覆盖、市级区域非遗生态保护实验区基本全覆盖、市级区域非遗品牌活动基本全覆盖、县级以上非遗信息化建设基本全覆盖、县级区域

非遗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基本全覆盖等。

“八个强化”的工作思路是:强化建章立制,促进科学管理;强化项目带动,放大特色优势;强化基地建设,融入社会发展;强化基础工作,提升整体水平;强化保障力度,推进持续发展;强化志书编纂,彰显保护成果;强化宣传声势,凝聚社会共识;强化规律总结,实施二次跨越。

为了切实促进目标任务落的实,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还制定了“月度推进计划”,从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内蒙古首套非遗普查工具书出版

本报讯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与《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试点集》首发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出版的首套非遗普查专业工具书,汉文版共计58万字,蒙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

本套非遗普查工具书对非遗保护、普查准备、实地调查、普查总结编写、数据及资料收集整理等工作方式、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和举例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于2004年全面启动和加强了非遗保护工作。2009年完成了第一次线索性的普查工作,初步掌握了自治区内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2011年组建非遗普查工作指导小组赴鄂尔多斯市开展普查试点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在此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与《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试点集》汇编成书,这套专业工具书为进一步摸清自治区非遗家底打下了坚实基础。(刘婉婷)

“常山版梁祝故事”流传千年

本报讯 王琼奴与徐荇郎演绎的凄美爱情故事源自宋朝年间,在浙江省常山县流传了近千年,被誉为“常山版梁祝故事”。自2012年民间文学(琼奴与荇郎)入选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地政府对其加大了保护传承力度。

常山姑娘王琼奴与同乡才俊徐荇郎的故事,在宋代《古今事文类聚》、明代《剪灯余话》、清代《女聊斋志异》等古籍皆有记载。上世纪20年代初,川剧名家尹昌龄以该传说为蓝本,编写了大型川

剧《离燕哀》,被称为近代三大川剧名剧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王琼奴与徐荇郎的爱情故事在当代年轻人中已少有流传,地方传说正面临失传境地。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传说,常山县文广新局主动联系四川省相关演出团体,购买了《离燕哀》剧本古文本,完善资料的收集与整理。2012年,该县又编印出版了《王琼奴》连环画。今年,他们将通过越剧、话剧、音乐电视等诸多表现形式讲述琼奴与荇郎的故事,以利传承。(费斐)

《景泰蓝》特种邮票发行

本报讯 日前,《景泰蓝》特种邮票在全国正式发行。景泰蓝,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珐琅工艺品,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北京手工艺品之一。

该套邮票共6枚,取材6件元

明清时期的景泰蓝顶级珍品,原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北京观复博物馆。邮票印制采用调频超高网线多色印刷方式,将金属油墨置于上,色彩位于上,很好地表现了景泰蓝器物的丰富色彩与质感,精致逼真。(周润健)



4月23日,在肯尼亚内罗毕非洲遗产设计公司的生产作坊内,一名工匠在肥皂石手工艺品上雕刻。

肯尼亚的肥皂石手工艺品具有浓郁的非洲风情,因其原料形状及大小的不同,制作时间也有所差异。这种从肯尼亚西部基西开采出来的柔软石头,在工匠们手中经过塑型、打磨清洗、上釉、抛光、雕花、二次抛光等工序,变成形态各异的摆件,深受人们喜爱。

新华社记者 李京摄

讲述

刘则亭:辽宁盘锦“古渔雁”的守护人

本报驻辽宁记者 袁艳 通讯员 李阳

“古渔雁”指的是古代像大雁一样南北迁徙的打鱼人。古渔雁民间故事,是反映原始渔捞生活的民间口头文学,内容多为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渔歌等,由被称为“古渔雁”的特殊捕鱼群体创作和传承,因而得名。目前,“古渔雁”式行踪在世界范围内多已绝迹,唯独辽河入海口还有遗存,堪称人类远古渔猎活动的活化石。

位于辽河口海域的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二界沟镇是特殊群体“古渔雁”的落脚聚集之地。他们沿着一种不定居的原始渔猎生存方式,每年沿着水陆边缘迁徙,在辽河入海口的滩涂及浅海捕捞鱼虾。在积年累月的捕鱼捉虾生活中,他们留下关于海上漂泊的传说、故事,记录了早年“渔雁”们在各个海域海滩经历的传奇,并一代一代传承至今。刘则亭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老渔民和古渔雁民间故事的优秀传承人。

2006年,古渔雁民间故事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刘则亭被授予“辽宁省民间艺术家”称号。2009年,他被命名为古渔雁民间故事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刘则亭生于1944年,是古渔雁的后代。多年来,刘则亭挖掘、采录搜集有近千则解释古船网由来和反映原始渔捞生活的神话、故事和传说,是当地知名的故事家。他从年轻时就有意从事古渔雁民间故事的挖掘、整理与保护工作,目前是辽河口古渔雁民间故事的集大成者。

刘则亭告诉记者,他从小跟着祖父、父亲在河北的白洋淀、文安洼打鱼,10多岁时跟随父母来到辽河口海域,一边读书一边打鱼。小时候的刘则亭特别喜欢听故事、讲故事,闲暇时,他经常从祖父刘英文、外祖父邵树本、父亲刘维珍、母亲邵汝兰以及老一代打鱼人那里了解关于古渔雁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和难忘的“渔雁”生活伴随着刘则亭的童年记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渐渐枝繁叶茂。

随着社会的发展,辽河口口的“渔雁”越来越少,为了留住心中对“渔雁”的记忆,当时在二界沟镇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刘则亭开始有意识地回忆自己听过的古渔雁故事,并利用工作之便潜心研究辽河入海口地区的渔家

民俗、口头传说,先后收集、记录文稿上百万字,整理和讲述古渔雁民间故事500多则。他讲述的古渔雁民间故事与内陆及海岛的口头文学有所不同,内容和形式上都带有鲜明的捕鱼生活特点和原始文化韵味。这些故事大都短小精悍,其中包括对“古渔雁”祖先的追怀、对海神和龙王的崇拜、对远古时代“渔雁”生活足迹的描述,以及渔船、网具等捕捞工具的起源与演变等。因为刘则亭从小经历过“渔雁”生活的缘故,他善于运用生动质朴的语言来增加故事的感染力,在讲述故事时,他还会偶尔穿插一些渔歌、号子,运用手势等形体语言,使故事的表现力和现场感更强。

多年来,刘则亭通过挖掘、收集、整理古渔雁民间故事的资料,先后出版了《渔家的传说》、《渔家风物民俗史话》和《辽东湾的传说》,并有65篇故事被收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其中,《渔家的传说》于1992年获中国北方民间文学二等奖,《渔家风物民俗史话》于2001年获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2006年,在刘则亭的提议下,



刘则亭

袁艳摄

盘锦市文化部门积极筹划建立了辽河口古渔雁文化遗产博物馆,从此,“渔雁”有了一个保存和展示海上文化的基地。

如今,已经年近七旬的刘则亭老人,除了将全部的心力投入到古渔雁民间故事、古渔雁民俗等捕捞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之外,还用自己的退休工资收集了四五百件故事中提到的船、锚、海碗等实物,使古渔雁民间故事有

可依托的物质载体。同时,刘则亭还在每年寒暑假期间,为前来参观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学生们担当义务讲解员,广泛宣传 and 传播古渔雁民间故事和古渔雁文化。

刘则亭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做一天‘古渔雁’的守护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刘则亭的女儿和女婿对古渔雁文化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并决心要将古渔雁民间故事传承下去。